# 漢魏六朝詩中的“驚風”

王　紅

**內容摘要：**“驚風”是漢魏六朝詩中出現頻率很高的意象，本文尋繹“驚風”一詞的淵源，探討其在漢魏六朝詩中的應用及其情感意蘊，並比較“驚風”與“飄風”、“悲風”的抒情差異。

**關鍵詞：**漢魏六朝詩　曹植　驚風　飄風　悲風

## 一、“驚風飄白日”引起的思考

驚風飄白日，忽然歸西山。圓景光未滿，衆星粲以繁。志士營世業，小人亦不閒。聊且夜行游，游彼雙闕間。文昌鬱雲興，迎風高中天。春鳩鳴飛棟，流猋激櫺軒。顧念蓬室士，貧賤誠足憐。薇藿弗充虛，皮褐猶不全。慷慨有悲心，興文自成篇。寶棄怨何人？和氏有其愆。彈冠俟知己，知己誰不然。良田無晚歲，膏澤多豐年。亮懷璵璠美，積久德逾宣。親交義在敦，申章復何言。（曹植《贈徐幹》）[1]

此詩通常被認為是曹植憫徐幹之不遇，勉之以待時，最值得注意的是通篇激蕩的迅疾、強勁的風聲，有如鏗鏘的伴奏，奏出“慷慨有悲心”的主調。李善注首二句曰“夫日麗於天，風生乎地，而言飄者，夫浮景駿奔，倏焉西邁，餘光杳杳，似若飄然”，着重於釋“飄”與日薄西山之間的關聯，而對於“飄”的主動者

“驚風”的作用則未作交代。

中國詩歌雖然從《詩經》始就風聲習習[2]，但“驚風”這一意象用於詩中卻是從漢末建安時代開始的。曹植兩次使用，除了此詩，還有《箜篌引》的“驚風飄白日，光景馳西流”。此外，曹丕有“驚風扶輪轂，飛鳥翔我前”（《芙蓉池作》），劉楨有“長翹驚風起。勁翮正敷張”（《鬥雞詩》）。

尋繹“驚風”的來源，可追溯到司馬相如《上林賦》：“然後揚節而上浮，陵驚風，歷駭猋，乘虛亡，與神俱，藺玄鶴，亂昆雞，遒孔鸞，促鵕鸃，拂翳鳥，捎鳳凰，捷鵷雛，揜焦明。”[3]這顯然是漢魏詩中“驚風”的出處。又《後漢書·馮衍傳》載馮說鮑永曰：“天下自以去亡新，就聖漢，當蒙其福而賴其願。樹恩布德，易以周洽，其猶順驚風而飛鴻毛也。”[4]由這段說辭中“順驚風而飛鴻毛”的比喻推測，東漢時，“驚風”可能已是常用語彙了。

《說文》：“驚，馬駭也。”“驚”的本義是馬受驚駭之態，以“驚”修飾“風”，風的形態是突起的，速度是迅疾的，力度是強勁的，人對風的感受是猝不及防的、震撼的。沈德潛說：“陳思極工起調，如‘驚風飄白日，忽然歸西山’，如‘明月照高樓，流光正徘徊’，如‘高臺多悲風，朝日照北林’，皆高唱也。”（《說詩晬語》）《贈徐幹》正是觸景生情，在突起的疾風中發調高唱，在疾風中目送日落月升，繁星麗天，一切都顯得促迫、迅疾、淩厲，日月在驚風中飄忽，萬物運行匆匆，個人生命更是如露如電，倏忽飄逝。有了“驚風”定調，李善注所言“浮景駿奔，倏焉西邁，餘光杳杳，似若飄然”纔有了着落，“壯士不得志”[5]的慷慨悲心也躍出了浮薄的功利層面，有了更深刻的人生背景。特別值得一提的是，“風”在此詩中是一重要角色，既有“驚風飄白日”，又有“文昌鬱雲興，迎風高中天”，還有“流森激櫺軒”，勁風激蕩，助成全詩梗概多氣之勢。

曹植似對“驚風飄白日”這樣的景象十分敏感，他在《箜篌引》中同樣使用這一景象：

> 置酒高殿上，親友從我遊。中廚辦豐膳，烹羊宰肥牛。秦箏何慷慨，齊瑟和且柔。陽阿奏奇舞，京洛出名謳。樂飲過三爵，緩帶傾庶羞。主稱千金壽，賓奉萬年酬。久要不可忘，薄終義所尤。謙謙君子德，磬折欲何求。驚風飄白日，光景馳西流。盛時不可再，百年忽我遒。生在華屋處，零落歸山丘。先民誰不死，知命亦何憂[6]。

如果說《贈徐幹》是對景生情，“景”的寫實意味稍濃，本詩的“驚風飄白日”則更多具有象徵意。清人張玉穀說：“後八（案指“驚風”等八句）則接此句（案指“磬折”句），暢言時光流逝，年壽難期，有生則必有死，知命可以忘憂，為徒為頌禱虛文者棒喝作收，極其警動。苟不識其空中運意，前後何能一線穿成。”[7]一首以宴飲頌禱為內容的詩，借“驚風飄白日”之景的迅疾、促迫大力扳轉，以兔起鶻落之勢歸結到繁華遽謝、年命短促的沉鬱與警醒。若與漢武帝《秋風辭》結句“歡樂極兮哀情多，少壯幾時兮奈老何”作比，子建《箜篌引》所抒寫的樂極哀生之情更警策醒目，在這裏，不可忽略“驚風”意象的重要作用。

《北史·崔逞傳》附《崔悛傳》載：“悛以籍地自矜，常與蕭祗、明少遐等高宴終日，獨無言。少遐晚謂悛曰：‘驚風飄白日，忽然落西山。’悛亦無言，直曰‘爾’。”[8]崔悛出身名門，歷覽群書，兼有辭藻，但性奢侈，耽財色，後因寵妾馮氏納賄事死於獄中。明少遐引詩事說明：1.“驚風飄白日”此時已是人們耳熟能詳的警句；2. 人們使用時更看重它的比喻象徵義，如這一例中明氏顯然是借它提醒崔悛繁華易逝，富貴尊榮不能久長，隱含勸諫之意，崔雖未表態，也是完全明白對方的意思的。

## 二、“驚風”在漢魏六朝詩賦中的廣泛應用及情感內蘊的拓展

建安以降，“驚風”在詩歌中成了常見意象。阮籍《詠懷八十二首》（其五十七）：

> 驚風振四野，迴雲蔭堂隅。床帷為誰設？几杖為誰扶？雖非明君子，豈暗桑與榆？世有此聾聵，芒芒將焉如？翩翩從風飛，悠悠去故居。離麾玉山下，遺棄毀與譽[9]。

發端處的“驚風”十分警醒，與“迴雲”一同在全詩起着為情感設色敷綵的作用。若無此二意象，該詩就只能凸顯其議論特色，未免枯燥。

晉有棗腆《贈石崇》“翕如翔雲會，忽若驚風散。分給懷離析，對樂增累歎”[10]，詩僅存四句，“驚風”與“翔雲”對舉，一聚一散，比喻十分生動。

有主名文人之外的一些無主名詩作也將“驚風”用得嫻熟，如傳為晉曲的《子夜歌四十二首》就有以“驚風急素柯，白日漸微濛”[11]的寫景領起對愛情的珍惜的。

還有出自神仙傳說的《萼綠華詩》：

> 神嶽排霄起，飛峰鬱千尋。……翹想籠樊外，俱為山巖士。無令騰虛翰，中隨驚風起。……

陶弘景《真誥·運象篇》記載了女仙萼綠華與羊權往來的傳說：“萼綠華者，自云是南山人，不知是何山也。女子年可二十上下，青衣，顏色絕整。以升平三年十一月十日夜降羊權。自此

往來，一月之中輒六過來耳，云本姓楊，贈權詩一篇。”[12]尋繹詩意，當是道教人士為自神其說虛擬女仙聲口而作，藝術上平淡無奇。但這一例證可證“驚風”意象已普遍用於詩中。

在南朝詩中，“驚風”所傳達的意蘊愈來愈豐富。南朝宋謝惠連《西陵遇風獻康樂》：

> ……行行道轉遠，去去情彌遲。昨發蒲陽汭，今宿浙江湄。屯雲蔽曾嶺，驚風湧飛流。零雨潤墳澤，落雪灑林丘……[13]

行旅途中寫景懷人，“驚風湧飛流”是水邊所見，風行水上，急流飛湧，激蕩的風景映射的是“去去情彌遲”的客子之心。後出的詩人謝朓的“大江流日夜，客心悲未央”（《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》）正與此一脈相承。

陳代二詩人將“驚風”用於邊塞詩，可看作一種創造：

> 三春別帝鄉，五月度羊腸。本畏車輪折，翻嗟馬骨傷。驚風起朔雁，落照盡胡桑。關山定何許，徒御慘悲涼。（江總《并州羊腸阪詩》）[14]
>
> 隴頭征戍客，寒多不識春。驚風起嘶馬，苦霧雜飛塵。投錢積石水，斂轡交河津。四面夕冰合，萬里望佳人。（陳後主《隴頭》）[15]

江詩“驚風”與“朔雁”相配，陳詩“驚風”與“嘶馬”相配，都帶有濃鬱的邊地特點。在突兀而起的風中，朔雁驚飛，邊馬嘶鳴，增許多蒼涼色彩。

這一時期，還有不少使用與“驚風”近義的“驚飆（飈）”入詩的例子，如“驚飆接我出，故歸彼中田”（曹植《吁嗟篇》）、

“掇煩練陳句，臨危折婉章。浩若驚飆散，冏若揮夜光”（支遁《五月長齋詩》）、“寒蟬向夕號，驚飆激中夜”（江回《詠秋詩》）、“驚飆西北起，孤雁夜往還”（鮑照《和王護軍秋夕詩》）等，不勝枚舉。

劉勰《文心雕龍·物色》說：“詩人感物，聯類不窮。流連萬象之際，沈吟視聽之區。寫氣圖貌，既隨物以宛轉；屬采附聲，亦與心而徘徊。”將某一自然物象提煉為詩人用以抒情達意的意象、這一過程既要“隨物宛轉”，寫活“物”的神氣形貌，更需“與心徘徊”，通過“物”傳達人的心情。在漢魏六朝詩中，“驚風”的運用愈來愈靈活，其所傳達的情感內蘊也不斷得到拓展，正是詩人流連萬象，隨物宛轉、與心徘徊的成果。

一個足以與詩的發展相互參照的現象是——在漢魏六朝賦體文學中，“驚風”的運用也非常廣泛，試舉隅述之。

用於寫乘舟泛海浮河的：

> 於是驚風泛，湧波駭。衆帆張，群棹起。爭先遂進，莫適相待。（曹丕《浮淮賦》）[16]
>
> 乘菌桂之方舟，浮大江而遙逝。翼驚風以長驅，集會稽而一睨。（王粲《遊海賦》）[17]

借“驚風”的淒厲襯託人物悲涼心境的：

> 惟離居之可悲，敦獨處於空床，愁耿耿而不寐，歷冬夜之悠長，驚風厲於閨闥，忽增激於中房，動帷裳之晻曖，彼明燭之無光。（曹丕《離居賦》）[18]
>
> 仰慈尊以飲泣，撫孤景以協慕，遇飛廉之暴骸，觸驚風之所會，扶搖奮而上躋，頹雲下而無際，頓余邑之當春，望峻陵而鬱青，瞻空宇之寥廓，愍宿草之發生，顧南枝以永

哀，向北風以飲泣，情無觸而不悲，思無感而不集。（晉紐滔母孫氏《悼艱賦》）[19]

以“驚風”狀馬之駿奔；

奔電無以追其蹤，逸羽不能企其足。狀若騰虯而登紫霄，目似晨景之駭扶木，體與機會，動躡驚風。（晉曹毗《馬射賦》）[20]

摹蟬之輕靈：

唳乎其音，翩乎其翔。容麗蜩螗，聲美宮商。飄如飛焱之遺驚風，眇如輕雲之麗太陽。（陸雲《寒蟬賦》）[21]

形容珍寶器物之美：

侍君子之宴坐，覽車渠之妙珍，……飛輕縹與浮白，若驚風之飄雲，光清朗以內曜，澤溫潤而外津，體貞剛而不撓，理脩達而有文。（王粲《車渠椀賦》）[22]

諸賦中，晉江逌《竹賦》以“驚風”與“惠風”對舉，藝術上頗為精緻：

有嘉生之美竹，挺純姿於自然，含虛中以象道，體圓質以儀天，托宗爽塏，列族圃田，緣崇嶺，帶回川，薄循隰，行平原，故能淩驚風，茂寒鄉，藉堅冰，負雪霜，振葳蕤，扇芬芳，翕幽液以潤本，承清露以擢莖，拂景雲以容與，拊惠風而回縈[23]。

“驚風”與“寒鄉”、“堅冰”、“雪霜”為同類物象，是作為竹的堅貞稟賦形成過程中必須面對的考驗出現的。“惠風”則與“幽液”、“清露”、“景雲”為同類物象，對竹，它們的作用是潤澤、拊拂、烘託，助其清芬，擢其幽姿。“驚風”與“惠風”雖同為風，一淩厲、峭寒，一溫潤、和美，對比十分鮮明。

賦與詩文體不同，但畢竟有共同的淵源[24]，也都要流連物象，睹物興情。因此，漢魏六朝賦對“驚風”意蘊的拓展是值得注意的。

對詩賦進行綜合考察可看出，《上林賦》中那主要顯現“物”性的“驚風”已被作者們賦予了越來越多的“情”性，在中古詩賦中“與心徘徊”了。

## 三、“驚風”與“飄風”、“悲風”

風是最早進入中國詩歌的自然物象之一。已故日本學者小川環樹先生曾指出：《詩經》時代，詩人關注的焦點是風的寒冷、風的激烈及風雨交加等情形，詩中用“凱風”、“谷風”、“北風”、“飄風”、“清風”、“大風”、“風雨”等，尤以“飄風”使用次數為多。漢以後詩，則是借風聲傳悲情，詩中多用“悲風”或“哀風”[25]。

小川先生的論述細緻而精彩，但未曾提及在漢魏六朝詩中與“悲風”同樣常見的“驚風”。據筆者考察，“驚風”在詩（還可將賦也包括進來）中出現時，其情感意蘊比“飄風”、“悲風”要豐富得多。如果說，“飄風”較多指向風的自然習性一端，“悲風”更明確地指向人的情感一端，“驚風”則遊移在兩者之間，具有更多的不確定性。惟其不確定，就可能被詩人借以表達更豐富的情感意蘊，而這些情感意蘊未必都指向“悲”之一端，如上

節所舉諸例可見，“驚風”既可引發悲涼甚至淒厲的心情，也可狀速度、摹輕靈華美之態。“驚”是駭異，是突兀、不尋常，令人駭異的不一定都是負面的物品和感覺，如我們今日常用的“驚豔”就是表贊嘆、艷羨的。

清人王夫之說：“興在有意無意之間，比亦不容雕刻；關情者景，自與情相為珀芥也。情景雖有在心在物之分，而景生情，情生景，哀樂之觸，榮悴之迎，互藏其宅。天情物理，可哀而可樂，用之無窮，流而不滯，窮且滯者不知爾。”[26]某一自然物象用於詩中，無論其作用是“比”是“興”，最好的狀態應是情景相互生發，使物象成為在有意無意間傳達情感的媒介，天情物理往復流動，透露出無窮意蘊。

在漢魏六朝詩中，來自於《詩經》系統的“飄風”等已較少使用，而“悲風”、“驚風”出現頻率都很高。二者中更能體現這“有意無意之間”、“流而不滯”的是“驚風”。

悲風，指淒厲的風聲。風本無所謂“淒厲”，“淒厲”的是人之情感，正如小川環樹先生所說：“六朝詩裏之所以悲風勁吹，是由於悲哀之情早就存在於詩人心中，風的聲音不過觸發了詩人的悲情而已。”“它們（案指“悲風勁吹”的詩作）不是抒發人與人之間的離情別緒，就是傾訴他鄉思故鄉的遊子情結。”[27]無論是“白楊多悲風，蕭蕭愁殺人”（《古詩十九首》其十四），還是“高臺多悲風，朝日照北林”（曹植《雜詩六首》其一），或是“床空委清塵，室虛來悲風”（潘嶽《悼亡詩三首》其二），莫不如此。它們共同的特點是情感的指向極為明確，指向“悲”，指向“哀”，而絕對與“樂”或其他什麽情感形態無關。

“驚風”則不同，它所能引領或傳達的情感形態要豐富得多，借它抒情也更能體現似喻非喻、在有意無意之間的渾融狀態，可為詩歌增加藝術張力，為讀者留下較多的想象空間。試比較曹植的“高臺多悲風，朝日照北林。之子在萬里，江湖迥且深”（《雜

詩六首》其一）與“驚風飄白日，忽然歸西山。圓景光未滿，衆星粲以繁”（《贈徐幹》），“驚風”與“悲風”之抒情差異當能體會得出。

漢魏六朝詩中不僅“悲風”撲面，更有“驚風”勁吹，詩人們在獵獵風聲中流連萬象，怊悵抒懷，我們今天依然可從中讀出無窮情味。

**注釋：**

[1]《文選》卷二四“詩・贈答二”。《文選》，〔梁〕蕭統編、〔唐〕李善注，中華書局1977年版，以下均用此本。

[2] 關於上古與中古詩歌中對風的描寫，參見日本學者小川環樹《風與雲——感傷文學的起源》一文。《風與雲——中國詩文論集》，小川環樹著，周先民譯，中華書局2005年版，第1—23頁。

[3] 見《漢書・司馬相如傳》。中華書局標點二十四史《漢書》卷五十七，第2567頁。

[4] 中華書局標點二十四史《後漢書》卷二十八，第966頁。

[5]《說文》：“忼慨，壯士不得志也。”

[6]《文選》卷二七“詩・樂府上”。

[7]《古詩賞析》卷九，〔清〕張玉穀著，許逸民點校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版，第201頁。

[8] 中華書局標點二十四史《北史》卷二十四，第873頁。

[9]《阮籍集校注》，陳伯君校注，中華書局1987年10月版，第358頁。

[10]《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・晉詩》卷八。《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》，逯欽立輯校，中華書局1983年9月版（以下均用此本，簡稱“逯輯全詩”），上冊，第772頁。

[11]《樂府詩集》卷四十四“清商曲辭一・吳聲歌曲”。《樂府詩集》，〔宋〕郭茂倩編撰，中華書局1979年11月版（以下均用此本），第2冊，第643頁。

[12]〔梁〕陶弘景《真誥・運象篇》，見《正統道藏》，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77年版，第35冊，第2頁。按詩題“蕚”原作“愕”，據逯輯全詩校改。該詩《真誥》作一首，逯輯全詩“晉詩卷二十一”析作三首，繫於羊權名下，題《蕚綠華贈詩》。

[13]《文選》卷二五“詩・贈答三”。

[14]《陳詩》卷八，逯輯全詩，下冊，第2590頁。

[15]《樂府詩集》卷二十一“橫吹曲辭一·漢橫吹曲”。《樂府詩集》，第2冊，第311頁。

[16]《全三國文》卷四，見《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》，〔清〕嚴可均輯校，中華書局1958年12月版。以下均用此本，簡稱“嚴輯全文”。

[17]《王粲集》，俞紹初校點，中華書局1980年5月版，第14頁。

[18]《藝文類聚》卷三十，“人部”十四。《藝文類聚》，〔唐〕歐陽詢等編，汪紹楹校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月新1版（以下均用此本），上冊，第528頁。

[19]《藝文類聚》卷三十，“人部”十八。上冊，第603頁。

[20]《藝文類聚》卷九十三，“獸部”上。下冊，第1621頁。

[21]《全晉文》卷一百，見嚴輯全文。

[22]《王粲集》，俞紹初校點，中華書局1980年5月版，第24頁。

[23]《全晉文》卷一百七，見嚴輯全文。

[24]《文心雕龍·詮賦》：“賦也者，受命於詩人，拓宇於楚辭也。”

[25] 參見《風與雲——中國詩文論集》，小川環樹著，周先民譯，中華書局2005年版，第9—13頁。

[26]《薑齋詩話》，見《清詩話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9月新1版，上冊，第6頁。

[27]《風與雲——中國詩文論集》，第12頁。